



孟子識

完

服部文庫
117
254



孟子



孟子識

日本 物茂卿著

史記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孔叢子載其見子思後人故或

按原文孔子下有至字

以人行文然其言曰由孔子而來於今百有餘歲則豈信哉又曰予

然信下有矣

私淑諸人也而不言所師其不受於子思者審也然其距孔子最

近而君子之澤未斬微言大義存於其書者猶尚不斲故君子取焉

漢立之學官後或廢之及於唐韓愈以排佛老自任始推尊孟子而宋儒道統之說興也可謂效尤佛氏者已程子遂駢其書論語孔孟並其人孔子乃論孟之稱至於今儒者習以為常夫自子載之下而已所見操其鑿藻之權可不謂僭乎亦彼如來菩薩是放已然猶

乎下有哉

未經之矣。迨晚季儼然陞其書於經，何其肆也。大氏孟子時，百家空
涌，極口譏聖人，孟子奮然與之爭也。於是乎先王之道降而為儒
家者流，故其言務張儒家，以見孔子之道，隕勝於百家。是雖其
其時哉，亦孟子之過也。夫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待爭而
後尊乎？且彼不信之而吾聽之，古謂之取辱之道焉。故性善四端，存
心收放心，及其言堯舜湯武，允後儒以為有功於聖門者，皆其好
辯之失也。且當其時，儒者稍失其守，孔子之業而禮樂皆壞，義
理孤行，故其書脫畧。禮、樂、聖、夷、惠、創、仁、義、禮、智、養、浩、然、之、氣、要
之，亦非孔氏之舊也。荀卿以性惡抗之，聖子弓著禮、樂、論，可謂操其

聖上言譏
五行三字操
上有善

短已

言作談

吾邦仁齋先生能識宋儒之於其書，皆以己所見傳諸孟子之似而
不自識其猶昧乎古焉，豈不惜哉？學者欲觀古之道，必求諸六經論語
而能識古言，然後古之道與義可得而言已。夫然後觀於孟子書
其功與罪，猶脈諸掌哉。今以趙宋二家解，徵諸古言，以求不斲於孟
子之旨，又以孟子之言質諸古聖人之道，以求不害乎孔子之教，是
亦孟子願學之意云爾。千載逝矣，孟子而有知，而後其喜可知也。
梁惠王章句上，趙岐本有凡七章三字，合為九字，蓋牟子章句之
文。朱子作新注，廢舊解而存之者，何史記列傳漢書藝文志皆曰
七篇而篇分上下，豈古哉。

孟子七篇皆稱孟子曰，其非自著者審矣。仁齋之學，專主孟子，其

嗜好之偏。遂謂有孟子自著者。有門人錄者。其辨十翼。非孔子作。援歐陽脩說。批子曰為斷。而此乃尔。何其言之相戾也。

叟者長老之稱。猶謂先生也。觀下篇高叟可見。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趙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是得曰字義。且不失當時語意。蓋孟子務張儒家。此時首見惠王。便以此言見其道。與富國強兵之流殊也。所爭在所以為名耳。孟子游齊在先。而以此言置七篇之首。乃主張儒家為七篇大指故也。下篇告宋牼亦曰。何咎利。又曰。先生之號。則不可也。豈非爭所以為名邪。征者上取下也。上下交征利。謂君臣皆務取於民也。下文更言好利之弊。遂至於弑君。

本与交征殊義。不尔。皆征。下曰取何殊。其文乎。朱注。上取乎下。下取乎上。可謂不知字義。已万乘之國。當時如七國。皆地方千里。故曰万乘之國。千乘之家。如鄒魯小國。皆地方百里。故曰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趙朱皆以万乘為天子畿內之地。非矣。仁齋得之。

義利之辨。先儒以為孟子。開卷第一義。夫舜之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文言曰。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聖人之道。利民為先。道而無所利。豈足以為道乎。故雖子學。亦以安富尊榮為言。而此章首辨義利者。說之道也。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小人謂民也。喻在上之人。以義喻民。以利古之道為尔。故孔子言之如盤。庚專以生々而言。左傳諸書所載。凡所說於君。皆援先王之禮與義。

豈不然乎。至於戰國之世，先王之澤斬焉，而士不識禮義，出言鄙俚，遂以小人之道進於其君，而富國強兵之說興。故孟子所以言之者，為合於先王孔子之道也。然若使七十子之徒對於惠王之間，必將曰：王欲利其國，盍行堯舜之道也。而孟子義利之辨太嚴，是其不免於為戰國士也。何則？戰國時百家皆說客，說客之情務排它人以伸己說而求售，皆有所標異以聳人之聽。孟子之言所爭專在所以為名者，坐是故也。蓋著書立言，或與其門人私相論說，揚墨之辨豈不可乎？至於行道當世，則有不然者矣。蓋行道當世，以得人才為先，其時百家之徒，豈無所長，兼容並收，人用其能而後大業可成也。觀於孔子師老聃，稱管晏，豈不皆孟子所排乎？而俾孔子用於時，豈必若是斷乎哉？

孟子乃以其與門人私相辨論者進之君，則其操心可謂隘也已。故孟子者，主言之者也不主行之者也是其所以僅為後世儒家者流之祖而不能為古聖賢之徒也。諸侯以兵爭而先王之天下裂矣，百家以言爭而先王之道裂矣，豈不悲哉！後世道學先生又抑孟子之言，每謂唯在義理如何而已矣，而利害非所問也。徒潔其身而不知其為道遠於人者，亦不善讀孟子之失已。如仁齋先生信孟子之深，而謂大學以義為利者，戰國人以利啖人之故，智者亦不知孟子之言止不欲以利為名耳，乃坐不識曰字而謂孟子絕口於利，故也。

仁義並稱，先王孔子所不言，六經論語所無也。亦以吾道標異於百家之言也。書曰：禮以制心，義以制事。古之教詩書禮樂，略而言之，君子

之道唯禮義足以舉之而孔門之教依於仁故仁與禮義三者雖孟子亦屢並言之孔氏之舊為爾至於仁義並言則多見戴記亦七十子之徒贊禮之言也贊禮而言之則為不遺乎禮亦仁義禮並言之舊也如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易主象故以陰陽為天道剛柔為地道亦設此而使學者思其象者已其實陰陽不盡乎天道剛柔不盡乎地道則仁義不足以掩先王之道審矣故易傳或以知禮言之或以仁智之不恒其言者可以見已要之皆論說道藝之言借彼以明此其非先王孔子之法言者亦審矣其後論說弗已其言終為儒者常言而老氏主自然管商之流言刑名功利唯墨氏之近於道乃言仁而無義故仁義之名足以標吾道以見異於百家則孟子亦且以其平

按智下脫言字

生師友所常言者言之豈可深拘乎後世儒者據孟子之文遂謂仁義足以盡乎道矣如仁齋先生曰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天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猶陰陽之不可相無而不可相勝是其意蓋謂孟子之時世衰而道不明故孟子揭其全以示之也是無它理學者流貴精賤粗之見淪其骨髓雖仁齋之敏亦為舊見所錮不自覺其鑿乎先王孔子之道已其所謂相須相濟者禮義為爾今遺乎禮取乎義豈人道之全哉且古曰博學於文詩書禮樂亦繁矣哉然必博學之者道之不可以一言盡也喜徑喜直必欲以一言盡之故以仁義為道之綱豈先王孔子之意哉果使仁義二字足以盡乎道邪先王孔子豈

不迂乎且孔子所謂道者先王之道也當其時猶未有揚墨老莊之道則亦何必有所識別也及於孟子時揚墨老莊各有其所為道則儒者以仁義標異之者勢之所必至也故孟子以仁義標異於百氏者可也而後儒欲以此盡乎道者不可也蓋自宋儒以當行之理解道而後雖仁齋亦以為道自然有之而苦無所規矩故以仁義為規矩準繩耳殊不知仁義亦名而已矣徒以其名烏能得其物哉且如其所謂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者吾未知何者其所當為而何者其所不當為也苟不求諸先王之義則亦歸於宋儒所謂當行之理耳是仁義之名未足以盡乎道而徒可以標異於百氏者豈不彰々乎明也哉學者思諸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毛傳經度之也鄭箋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之蓋經始經營一也凡作臺榭宮室必引繩以量度之植木以表識之是其始也故鄭箋營連表解之朱注經量度也營謀為也舍其事而解以虛字非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攻作也不日有成也鄭箋不設期日而成之朱注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蓋攻之訓治如周禮攻木之攻金之工皆帶作意攻工同音故毛訓作為是庶民治之可謂不成語矣不日不幾日之義他書可考朱注不終日謬矣鄭玄于下經始勿亟連讀重泥之字故曰不設期日而成之亦經生不解詩已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二句反覆解上四句而明不見成之由勿亟不亟也文王作靈臺經始而已矣庶民子來攻之莫有督役之事故不言督役而曰經始鄭箋度

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得之朱注言文王戒以勿亟也重泥勿字非矣上四句當成一協下伏翬躍一協中間來字不協自是一體王在靈囿鹿鹿攸伏毛使鹿牝也本釋獸文鄭箋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是泥攸字亦經生不解詩之言也且添一遊字成義殊屬牽強趙注文王在囿中鹿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得之若非懷妊何曰鹿鹿伏如鷄伏卵之伏古蓋有此言朱子刪懷妊者矣鹿鹿濯濯白鳥鶴鶴詩作翬翬毛使濯濯娛遊也翬翬肥澤也鄭箋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趙注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朱注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觀於牛山濯濯則朱注似勝然鶴鶴本翬翬因音同而作鶴鶴朱子乃似緣

鶴字作解然鶴何皆白鶴也乎毛使娛遊肥澤義互相足邪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箋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物字屬魚得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趙注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是深泥靈字蓋靈善也靈令音同古字通用民稱其臺而靈臺囿沼曰靈囿靈沼不過命以美名尔後人動輒為神靈之解非矣毛使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是或然力至於孔疏以文王有靈德為解皆泥矣湯誓之文趙注日乙卯日也害大也亡為亡之或是大小夏侯輩說朱注乃孔安國傳及尚書大傳之說却為大義孟子似借乐獨乐為說典下篇答莊暴好乐章問文王之囿章答好貨好色章皆深得人君止於仁之義與它以惻隱論仁者殊矣學者其味諸

填鼓音也。此象其音賈逵解塞也。滿也。穀金矣。不違農時以下至王道之始也。朱注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非矣。此殷專主上之節。而不奪民利。故結曰。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至于下文始言定民之制。乃王制之詳者。已。荀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網罟毒藥。不入汙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正與孟子之文大同小異。其三言百姓可見已。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汙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其以虞人為言。可見供公用者制也。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沢以時入而不禁。亦謂虞以時入而供公用也。其與公田市關連。

言主意可知。其下文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者。乃兼言民制。則以夫字更端矣。至於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一殷則為制度之詳者。或引以說孟子。此殷非矣。孟子此殷全與好樂好貨好色。文王之囿。章同意。乃王道之始。僅以收民心而未及詳定民間之制度。諸家之解。混淆不晰。可謂鹵莽已當今之世。無虞官而雖王侯皆買辦于市。則學者徇其所見。茫然不識古人之意。故特詳之。亦又按。洿。窟下之地。水所聚也。非矣。洿。池。連言。只是池沼。亦非。小。洿。水之。處。何必用此解。大。洿。池。淵。沼。魚。鼈。所。藏。生。育。存。焉。故。不。用。數。罟。至。於。江。河。則。其。所。滄。游。故。不。必。禁。是。所。以。止。言。洿。池。淵。沼。也。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三。畝。半。班。志。亦。云。亦。田。遠。者。或。有。廬。舍。田。近。者。無。之。仁。齋。

援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而謂必無廬舍為泥矣蓋諸儒以孟子曰皆什一也而助法井田實九一故難其解遂以公田中二十畝為廬舍則一夫各得二畝半因析五畝之宅二之二是二畝半之設所以出也可不謂斲金乎漢儒之泥往之而然不從可矣以今觀之有百畝之田而宅僅二畝半為宅不稱其田古今雖懸乎民產豈殊故觀古今為霄壤之迥者皆經生浮談耳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仁齋曰猶使菽粟如水火之意非謂未五七十者不得衣帛食肉也異哉果其說之是則當曰民皆可以衣帛食肉矣何必有五七十之文王制曰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馔珍五十常珍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與孟子相符豈容生異說乎其間乎但人飲食之養切于衣服

故六十當言肉七十當言帛王制之文為優孟子或為傳寫之誤耳大抵天地之生物有限苟不立之制則物不足不足則爭亂之所由起也故先王定貴賤老少之制以為禮以成俗之足而物莫不足焉然此非法也法者禁令也令以行之禁以止之禮則異於此焉以觀效為用而使民有所耻法者以禁為用而使民有所避故法不貴細苛禮不厭繁縟故禮者務美為者也民之性美則效之是以不待禁令而行及其久也習以成俗民以為固然是先王之道所以易也至秦以法律治天下而禮廢其後儒臣有以先王之制進者則朝廷嘉之立以為法於是禮與法混為一焉現於唐明律可以見已夫法者以威為治者也故以禮為法則民憚之莫有觀效之意豈行乎哉禮之所以遂廢也禮廢而民不知分以富為尚富

凌貧少凌老民各任其意所欲以為愉快當其之時或以文王之制立以為法使少壯不得衣帛食肉則民必不便騷然以怨其上不止此耳今之稅什四而君子尚苦不足而遽復什一之制何可行乎是無它不晰夫禮與法之分故也孟子之時禮雖廢乎惠王為武侯之子武侯之子夏在魏人尚知五十七之制祇為其衣食不足故不可得而行之故孟子曰可以衣帛可以食肉言衣食足則可得而行之管子衣食足而禮義與之意何不可之有且孟子此章說王政之本故止以制民之產為主而下有謹庠序之文則禮樂之教自在其中此孟子何必廢禮亦豈施失其序乎今仁齋輩生於禮法混之世而貴簡直之見為主於中故每不取戴記諸書而獨喜孟子雖孟子亦不可於其意輒生異說不已亦宋

儒謂道為當行之理者其習論於骨髓洗之不去是以自信渾而信聖人之教淺取捨任意執之所必至也豈不悲乎大抵孟子一書主勸時君故其言專務張孔子以與百家爭而未至於行道故禮樂率在所畧段使孟子得君行道則豈廢禮樂哉宋儒以來喜孟子者皆唯執孟子辨論之言以為孟子本旨止於如此故皆不知禮樂謂之道此非孟子之過也諸家不善讀書之過也學者察之又按謹庠序之教即養老鄉飲酒之禮也申孝弟之義即乞言合語之類也行其禮民尚未喻故申之以此非謂反覆孝悌之義也大抵後儒扭漢以後之制專以講說為學校之教者非矣又按此章曰狗彘食人食下章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及穀觶之牛四十里之圃皆為後世人君多心溺於近而愛不及民故孟子特言之也

孟子勸齊梁君王其既引湯武則固其所也何容疑乎而後儒疑之者不知道之過也夫道者聖人所建也聖人所以建道之心則在仁湯武聖人也湯武放伐應天順民仁也五倫者道之通於上下者也以為盡乎道者非也夫道者聖人所建也則聖人重於道豈得執違道以非湯武乎是孟子之意也孔子之時文武之道未墜地孟子之時既墜地墜地則必俟聖者故曰五百年而必有王者興者此之謂也或以五百年為氣數或就冥冥之中而求天命之改与未改可謂皆不知道者已且湯武興而天命改故謂天命改者必有當於是者焉孟子之時孰其當於是者故程子亦不知措辭者也若仁齋以湯武放伐為道既非矣然其既以放伐為道則孟子勸齊梁君王亦何所謹也乃其言曰孟子所謂王者本以德稱之

而不必以居天子位為王也齊梁之君苟能行仁政而得天下之心焉則雖為諸侯皆可以稱為王者也因引文王為証安哉是回護之言也孟子何帝引文王亦引湯武而仁齋何乃奉一而隱二非回護而何且孟子之言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保民而王又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今王与百姓同樂則王矣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明謂有天下為王也又如止齊王欲毀明堂豈非有天下之謂乎且仁齋曰不必以居天子位為王也其不曰有天下而曰居天子位亦措辭之未善也夫齊梁之君既稱王則居天子位彰之乎明矣秦漢之前皇帝之號未立豈有諸侯而稱王者邪楚子稱王公其尹以与諸夏抗而不奉周礼豈居天子位邪然仁齋之不善措辭也吾知之矣吾不欲言之然解古書而

枉其義不若不解且立言以辨程朱之非而有所牽乎世以枉其辭吾不知其可矣至於引孟子告宋牼曰皆可以為王為 於人無二王之義則數金之甚也夫辭猶不識何況意乎

寡人願安受教安者謂坐也欲使終其言故各坐以受教也然非訓安為坐猶如曰居吾語女居亦安也亦謂坐也亦非訓居為坐也禮有安車立車可以見已

願比死者有洒之孫奭疏曰今願為死不惜命者洗除之宋注曰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皆非矣比死者復出公孫丑篇朱子亦以為死者解之不知古文辭之過也諺曰之子者也矣烏哉曉得來的好秀才要之坐不識者字故耳又按省刑罰古言也省者少也言刑罰稀少也後世儒者乃有

輕刑罰之言不知道者之言也蓋堯之刑條數極少而其刑有斬殺斬者腰斬也殺者刎頸也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治國用平典是刑罰世重世輕初非後世律文一定不易者比孔子誅少正卯稱叔向古之遺直可見刑不必貴輕而專貴稀少也自秦以法律治天下而刑始繁矣繁而重故民苦之漢約三章而刑始省矣其後蕭何造九章文帝除肉刑歷世相沿以律為治無復禮樂之化而刑不敏系不可以過惡敏系而不輕民無所措手足故唐輕於六朝宋輕於唐明又輕於明皆利益繁之所致也儒者又不知禮乃以禮入刑所以敏系也禮先王所建遂謂建此刑合先王之心而不知其無知安作大戾先王之道矣故讀孟子至此漫不之察悲哉又按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是甚焉者辭西敷其實雖堯舜湯武之用師豈有不以甲兵而以梃之事乎自古辨

論言或有甚焉者以聳人之聽豈無之乎然孟子之書此類極多是其所以戰國游說之流也學者察諸

按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是其為人不足以語道者審矣孟子猶尔與之言是為失言夫其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言必無益是棄言也棄言者猶棄諸道路安有先王之道而棄諸道路乎蓋孟子以能言自負以有問而不能對為恥是其病根觀其詭采語人豈不然乎門人不知隱其師之過筆諸書以傳于後世是其時洙泗之風既變者可見已孔子惡夫佞者又曰仁者其言也訥豈然乎後世諸儒皆貴佞是以喜孟子之弗已遂至於以嗜殺人為格言引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實之以予觀之孟子之意善而言則非矣夫不嗜殺人者婦人女子之心

為尔信浮屠法者為尔但如徐偃梁武可以當之耳如漢高自將封以被創其技癢可見唐太宗伐朝鮮明太祖喜用酷刑豈可謂之不嗜殺人乎宋太祖沒世不能統一天下是或可謂之不嗜殺人也然其風習所被終宋不能復燕代遂以和議失天下則不嗜殺人亦失天乎何謂孟子之意善矣傳曰為人君止於仁何謂孟子之言非矣先王之道未有以心為言者矣而謂不嗜殺人者以心言者也予學子亦曰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則孟子亦不知之乎且孟子之時天下人牧未有實嗜殺人者祇其好戰而忘其民故有以嗜殺人耳孟子乃以嗜殺人激動之是其辨為尔雄辯之言可以快人心而未有不失諸一偏者矣如子瞻所引四君能一天下者其故乃在能知人安人頗有合於先王之道耳豈容以不嗜殺人言之乎不論

道而論心其害有不勝言者為學者思之又按七月周正辨在春秋故茲不贅苗淳然真之矣此之字古文辭法後世不識

無以則王乎朱注以已通為得饗鐘古禮也不帝鐘已於廟於龜於軍器於邦器皆然所以神之也蓋天下之物唯含血為靈而鬼神喜血祭必以血牲亦此意術路也由此可以至仁故曰仁術也朱注曰法之巧者仁術曰良法皆非也折枝趙岐曰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為耳以案摩為折枝蓋齊方言岐北海人必有所受罷疲通枝肢通長者使少者按麻手其骨節而少者之惰多不肯為乃曰我不能是人家常令所有之事故孟子引此為喻太為穩當朱子止知以字解而不知以言解故疑然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甚無謂不可從矣便辟女即便辟非辟女章之義

按王操篇
君子遠庖
廚凡有血
氣之類弗
身踐也鄭
注踐當為
前聲之誤
也剪枕殺
也

蓋亦反其本矣蓋即蓋字仁者得之本初也謂文武之初也欲藏於王之市藏之貨財也按此章因宣王愛牛宛轉以言其可以王亦孟子善說辭喻人可謂巧矣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及物皆然心為甚皆其雄辨入妙處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及恒產恒心一節皆洙泗遺言最為可味君子遠庖廚亦古語而孟子引之但以為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孟子權以濟其說已其實不尔蓋亦本德末財之意不尔田獵其謂之何又按仁者曰齊桓晉文皆用戰伐會盟纔能濟其事固不免傍懷焉若王天下之道不過能保護其民而已亦言其甚易也此經生之談也會盟戰伐豈必非保民之事乎文王伐崇伐昆夷湯土征出于孟子言相夾谷者非孔子邪論語俎豆之事曾子動容貌皆言朝聘會同之事孔子

亦曰戰必克若固信制梃之言而謂吾制民之產足矣會盟勿用戰伐
勿用則徐偃王不啻也詭孟子而不得孟子之心皆由徒執辨論之言而
不知孟子所以為道故也嗚呼保民豈易事哉其事何止一端孟子但奉
制產者亦解喻之初未暇及其詳耳且孟子本意唯言保民而豈有
以桓文為勞攘之意可謂橫生波瀾

同樂章朱注為邦之正道救時之急務及姑正其本其說何不可也仁齋
以為陋矣而曰君民相安上下一體而後樂作周禮所謂六樂者皆先王之
以與同樂之迹也可謂駟不可舌矣論語曰成於樂又曰樂則韶舞又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何翅先王與民同樂之迹乎先王之治必須禮樂以
成其終故執一而廢百者孟子之所惡也解孟子而不知孟子之所以為道

反犯孟子之所惡可乎仁齋又曰後世以鐘律器數論樂而不知樂之
本實不在於是此徒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故曰樂云鐘鼓云乎哉夫
道者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徒守其本而舍其末可乎仁齋輩率皆喜
簡而惡繁喜易而惡文以仁義五倫為道而以禮樂為粗迹唯固執孟
子與時人辨論之言而至於孟子書所不言則雖六經論語皆在所不取者
何其戾也蓋周道衰而天下淪胥為夷秦漢而後華而夷者也加以五
胡又加以金元而至于滿洲先生之道掃地矣士之生其世夷習所深一代
故其說皆趨徑直而不知文王之所為文也悲哉繹其病根亦由淺智小
量之人僅有一得之見則輒驚然自夸以為得聖人之心已嗚呼聖人之心
務何可窺測哉亦由講說以為教取其可言者以言是至於其不可得而言

梅先生之
生恐王誤

者則舍而弗顧已。嗚呼！聖人之道，豈可以言盡哉！聖人之道，本諸天合鬼與神，為黔首則故傳曰：「札樂者，德之則也。」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是其所以不可窺測故也。」是以鐘律器數之微，雖且千歲之久，未有能通其微者也。唯其不易窺測，故雖有俊民，亦不敢輕視禮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禮樂之為教，王道之所以易也。豈在講說以為教哉！今仁齋之輩，徒執與民同樂，今樂猶古樂，三線篪簫亦非樂乎？其作民好益，投於今俗，益順民之樂，其上益甚，則其得民心，民由是歸之如流者，亦未可知矣。然既集矣而不知所以存之，舍札樂之教，則講說仁義以教之耳。億兆之衆不可戶說，人喻則其究亦不過法律以存之耳。夫講說盛則長，佞法律詳則長，姦何以能治？嗚呼！秦漢以後，不孝無術之治，皆不

能出法律之外者，亦由不知先王札樂之教，私智妄作，自以為足耳。夫倡王道而秦漢以後之治，是殆非妄之甚邪？學者思諸

於傳有之傳者，古所傳也。凡稱傳者，皆言其可信也。仁齋曰：「蓋後世稗說之類。」又曰：「孟子欲因宣王之間，以明王道，故於文王之圃，不論其有無，此其所以謂傳為稗說之類之由也。」深究其意，蓋駭七十里之大耳。按文王本百里之君也，然其心在安天下之民，故能以百里而興，何以知其然？伊尹

夫文王百里之君，而心在天下；伊尹匹夫，而心在天下，豈凡情所能則哉？亦猶漢高道觀始皇而曰：「大丈夫當如此耳。」後世法律之士，必謂之罪人矣。大氏大有為之人，其心本大故，其所為亦有不可得而言者。况聖人乎？後世儒者法律之習所囿，亦佛老之習所囿，乃謂富貴儻來之物，聖人之得天下無

心而得之故不知其心之大本与天地同量輒以其甕牖之見窺測之以為雖聖人當如此及見七十里之文則駭然驚異宜哉然以傳有之稗說之類是不知方言者也枉其解以從己之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孟子曰傳有之豈可不論其有無乎祇聖人者不可得而窺測之乃以己之心窺測之而謂文王必無之者謬亦大矣又按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朱注引禮可謂得古意

以大事小仁者曰事者恭而有禮之謂蓋當時諸侯小大相凌以暴易暴未有善鄰講睦卑身謙讓者故孟子於大小皆以事而言之可謂能說事字已祇孟子謂仁者能以大事小智者能以小事大及配以樂天畏天者蓋本諸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曰仁者壽智者樂由此

而後學者玩其義弗已議論日盛遂有是等之言然亦非孔氏之舊矣何者審其實智者未必不樂天仁者未必不畏天智者未必不以大事小仁者未必不以小事大何容分別是特形容仁智之優劣而僅發其一端者而已後世種々分別隸差別家々說所由生故知其非孔氏之舊也學者察諸且孟子引詩証之故知古無是言矣又按仁者以大事小朱注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訂大小強弱之私仁齋曰仁者忘己而知与物同朱子以無私解仁者以忘己解皆其家言大非古義蓋仁為安民之謂仁者以安民為心故其心不在大小強弱之爭觀於大王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害人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是古義也孟子既引之亦當以此解孟子可矣苟以安民為心則忘己無私

亦小矣哉至於朱子以理秋天自其家法今措而不論又按莒毛傳作旅上文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萇以阮共為國名旅為地名徂訓往鄭玄以阮阻共皆為國名故文徂字亦為國名二旅字皆為師旅之義朱子徂取毛解旅取鄭解今觀孟子作莒書有旅教於毛為勝蓋旅莒音相近故通用耳然按孫奭疏引春秋莒子盟于密者非矣皇矣之文上有串夷鄭玄曰西戎國名密須杜預曰安定密縣下文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又曰在岐之陽在渭之將鄭玄曰京周地名則皆近周地而春秋莒密俱東方齊魯近地故知莒是旅音轉耳非春秋莒國也中國人不知地里日本人正之異哉又按引書比今尚書辭義太勝當以孟子為是曷敢有越厥志舊注如謂天下之人自過

越其心志非矣蓋武王以安天下為志厥志謂武王之志也不曰我而曰厥古文辭多此然天下何敢有違我志者乎辭氣勇甚故諸家疑武王不應尔因以為天下之人殊不知有罪無罪惟我在自任之甚豈怪此也又按一怒者如三年不鳴必敬人三年不飛必冲天意欲宜王蓄怒而不驟發之詞或泥此文乃謂文王武王出兵不過一次者大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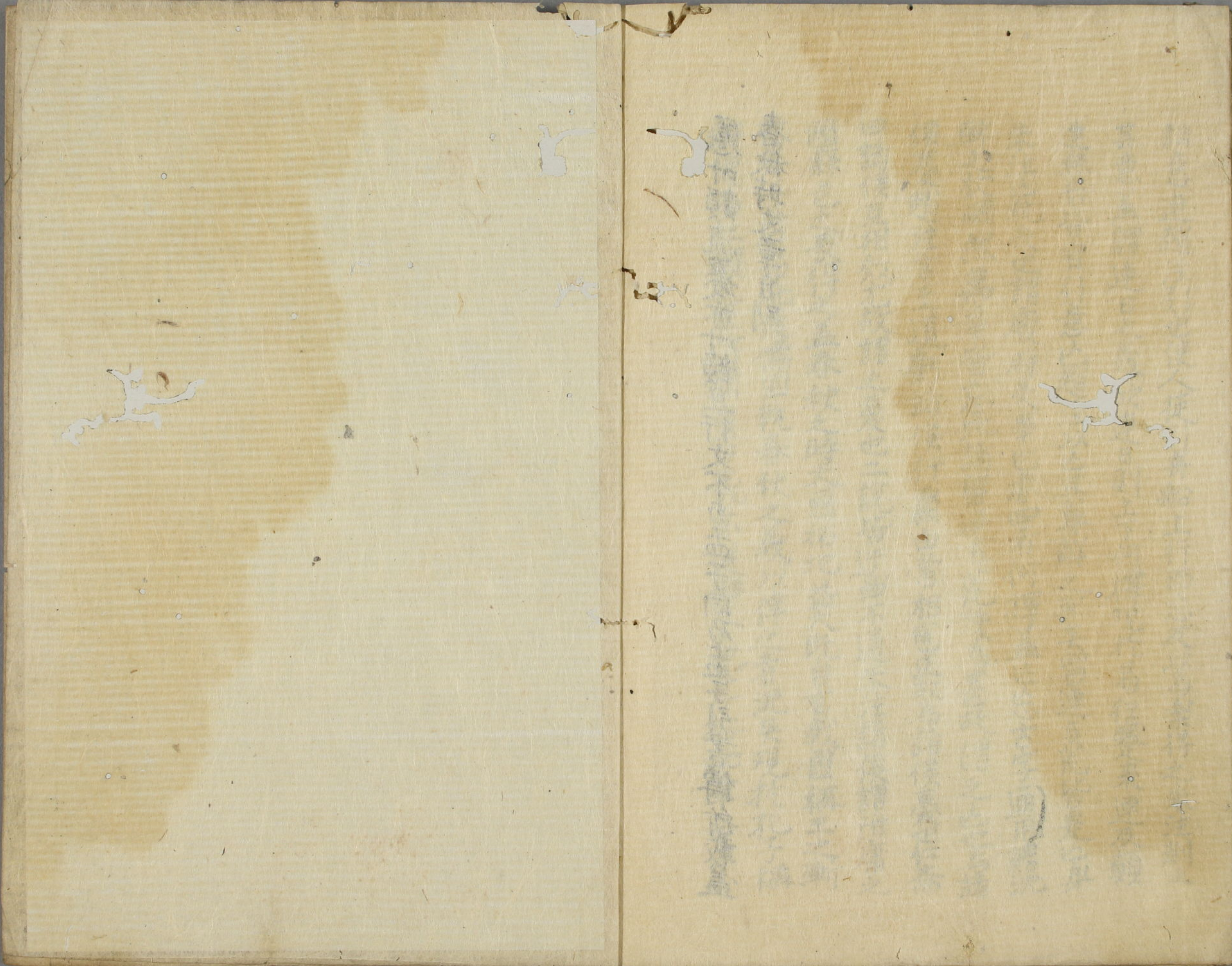
對曰有絕句從朱子為是趙注連下非矣祇朱注曰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大非詞意蓋止言賢者有此樂耳何必纏繞為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也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格言也朝儻顧野王以為南陽潯水地里隔遠大非矣無非事者朱注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果其解之是則當曰非無事者今日無非事者事字分明古言自有所指趙注以王事解仁齋以民事解皆非不通要為不穩論語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旧說以國政家事解亦隨文為解未足為的據周禮大司馬所掌謂之政典大司空所掌謂之事典而大司馬多是軍旅田獵會同賞罰之類大司空乃城隍築作及百工之事也又大夫曰從政士之為言事也是等之類合而觀之政者普施於衆而有所發号禁令之謂事者人別有所勤勵作為而不普施於衆者也是周禮之義為尔大夫統之士各有所職是論語之義為尔至於此文巡狩述職以其大者言之王者之政也然就其節目言之一一皆有所勤勵作為者也故曰無非事者巡狩

述職之所為事不止省耕歛晏子乃為景公困民而發故言此耳夏諺遊休豫助度五韻一叶古韻也豫趙注引左傳為確師行者朱注師衆也五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得之趙岐作軍旅解非也糧朱注謂糗糒之屬得之蓋人各自齎行也讒朱注謗也非矣人不得休息必有過失已有過失輒讒其僭革以文已之過勢之所恒有也民乃作匿趙注民由是化之而他其匿惡得之其意以師行至是言讒為在位在職者之事朱注併上文以為民之事非矣方今虐民亦在位在職之事蓋雖晏子之時君所命未必在使臣下虐民是人君之常祇為好游不恤臣民之困苦而臣下不勝遂至違其君命虐民以自便耳是雖臣所為亦因上之所使故晏子言此以誠景公曰注以命為王命殊失

詞意連趙注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得之朱注削之
其意蓋謂連日之義欣連日則上下何擇現於易往蹇來連及顛
連無告皆有引意也趙注以亡其身解之非矣留連與荒皆是亡身
朱注亡猶失也謂廢時失事也亦四者何擇蓋亡心古字通用謂沈
醉之狀惘然萬事皆忘比諸留連與荒殊為甚故謂之亡也為諸
侯憂趙注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仁者
曰諸侯互相效尤故謂之憂也二說皆迂曲不通朱注諸侯謂附庸之
國縣邑之長得之蓋春秋之時大國拓地益大既自有戰國稱王之漸
故晏子所云如此後儒固執春秋之義以律之者泥矣現於孔子稱
顯史為社稷之臣附庸豈臣哉亦從時人之言耳按此章食息

匿叶韻流憂亦叶韻且行文不劣孟子同乃孟子引書傳所載蓋
春秋時文章自別



嗣音詩稿

